



三傳辨疑卷第十九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曰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
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
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
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辜焉爾仲幾之辜何不蒙城也
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
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

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一公之始雖無事自當書正月觀

公未立而三月有宋仲幾之事故書王三月耳初無深義學者能以王三月作一句讀之其義自悉而公羊所謂正即位者可不辨而明矣又使經言歸于京師猶可信伯討今言執于京師則晉人自京師執仲幾歸晉耳何得謂伯討哉况伯討之云亦非經意其稱人者文法

然也何貶之有若實與之不與辨前見矣

穀梁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曰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昭無

正終自定而正始夫亦何傷而不書正月乎且定公即位終在六月理宜書於六月之下此何必問不言即位乎春秋書執無問君與大夫皆稱人始齊人執袁濤塗晉人執衛侯之類可見矣何獨於此微之是皆二字褒貶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

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

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季氏逐君

孰矣嗣君廢置遲速皆在季氏公羊猶未之覺而云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乎凡公即位之覺而云正

也書曰今在六月戊辰故書曰耳非錄內也書曰今在六月戊辰故書曰耳非錄內也

穀梁曰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
即位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
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
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
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
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
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曰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
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

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諸
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曰固
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
不可也故周人吊魯人不吊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
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吊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

定公在六月即位故不書正月
耳非見無以正也餘見公羊

九月大雩

穀梁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

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
然後雩雩之正也何為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
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
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
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
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
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
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以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
也是以重之無一日語蓋於經不惟無益而又害之

立煬宮

穀梁曰立者不宜立者也此訓詁近之

冬十月隕霜殺穀

公羊曰穀何以書記異也此災穀也曷為以異書記異大

乎災也案災有大小異亦有大小未可以異大乎災也

穀梁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

殺舉重也此說雖無深義亦可粗通但言未可以殺舉重也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

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
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劉氏曰公羊云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為此非也新非可序上不可序不災可序下不可序上此亦制作之常理何足致疑而問之手
穀梁曰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
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辨見公羊
秋楚人伐吳

左氏曰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經不書未詳信否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曰其言新作之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可以書譏

何譏甬不務乎公室也

又兩觀借之天子禮遇天災而不懼

已而

穀梁曰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

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表尤可也

自此不正以下不惟於經無所

祭明文亦不通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氏曰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延閣以瓶水沃廷邾

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殺

床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

急而好繁故及是

此事不特非本義亦恐未必然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氏曰冬盟于邾脩邾好也於經無所發明

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氏曰三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

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命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
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
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
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
於鄆鄆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葉氏
年記蔡昭侯如楚襄瓦求佩不得止之三年如晉以其
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而請伐楚故今為召陵之會而
以劉子歸之則晉為之請于王而行矣所以經書侵楚
豈謀伐楚或謀晉事未成也事已成則何謀之云且繼
書盟于臯鼬荀寅侵楚未得志恐諸侯有貳心而復堅之
今乃又謂荀寅求貨不得言於范獻子而辭蔡侯且會
謂之不侵為之謀而弗成辭蔡侯可矣既已言侵則安得
謂之辭乎此左傳見後獨書蔡以吳子與楚戰故云爾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氏曰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葉
以理考之晉以荀寅之言辭蔡當為
楚人圍蔡之事而誤以為召陵也
曰沈本屬楚不會非晉之所得討若據左傳晉辭蔡儀
禁安能復使蔡伐沈哉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左氏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
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
大臯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

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
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
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
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
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

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
土田陪敷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
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茂
旗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
葵氏封豸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
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
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正疆以戎索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專車七棄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是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

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非本義不錄

穀梁曰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穀梁見再書公及故為公志於後會耳非有所據也

劉卷卒

公羊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書卒者以劉子嘗文諸侯

故以赴告而魯會其卒耳非我主其卒也然夫禮矣至何氏有王魯之說則又鑿矣

穀梁曰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寡內諸侯也非列土諸

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劉氏曰所謂天王崩則昭二十二年

景王矣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矣愚謂主諸侯者天子也大夫者輔天子者也王猛居皇之時劉子雖執一時之權豈可赴告諸侯而諸侯亦豈可會其卒哉如穀梁言則是春秋既許劉卷之賢又許赴告諸侯又許復會其車也豈三代之禮哉

楚人圍蔡

左氏曰秋楚為沈故圍蔡蔡同諸侯侵楚矣今楚豈為沈故圍蔡哉辨又見四月蔡

沈

葬劉文公

公羊曰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辨見劉卷卒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

績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闥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馬囊尾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

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辜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柰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迫古之道也

案夷狄雖大曰子無本子爵今稱蔡侯以吳子紀爵

耳而公羊就稱子工主義謂其有憂中國之心夫楚與吳皆夷狄也夷狄相攻強弱相勝而已豈有憂中國之心哉設使有之亦不在稱子見義是皆一字褒貶之弊也如復讎不除害等語尤不近理

穀梁曰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柰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爭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楚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

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辜楚無道也君若有憂

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

救也救大也劉氏曰穀梁曰救大也云夷狄漸進未可

近而德遠不唯得稱救而已又進之稱人曾謂吳不如

狄乎何其賞罰之偏也愚謂穀梁亦就稱子主義其弊

與公羊同其後序吳為子胥伐楚事亦同獨曰以蔡侯

之以之舉其實者與公羊異而其繆亦與公羊

庚辰吳入郢

左氏曰子期子蒲滅唐

未詳信否

公羊曰吳何以不稱子及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

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陳岳氏曰上書柏鑿

之戰楚師敗績是以乘勝入郢春秋書法因工有吳子及楚人下有其文不復曰吳子何繫乎升黜哉

穀梁曰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乎

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

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

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

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

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

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

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

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及其狄道也

劉氏曰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

言入而已矣豈春秋固存之哉餘見公羊

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氏曰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於無資

左氏知歸粟為周急於無資而不知

魯所以歸粟之意又不知要人書此之意是不知言也

公羊曰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難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雖離至不可得而序獨可不總言諸侯乎今不書諸侯魯自歸耳

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

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通也

之歸不歸吾不能知也穀梁但知歸粟之為正而不知有畏而歸之為非正

於越入吳

公羊曰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者也

越者能以其名通者也

若稱於越在昭公時越在定哀時猶可如公羊說前未能以名

通故辨於越後能以名通故有越今稱越在昭公時稱於越在定哀時苟如公羊說則前能以名通後反不能以名通也此何理哉若何氏釋此傳又穿鑿之尤者又不足辨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氏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璫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之詛逐公父歆及秦適皆奔齊非本義不錄

六年春二月公侵鄭

左氏曰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

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筆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肇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行之若何乃止四月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代馮滑晉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誠城晉靡冬十二月天王

處于姑猶辟僭翩之亂也

葉氏曰後四月左傳記周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

作亂于周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闕沒成周且城胥靡則胥靡之役後此月矣安得先討之乎杜預謂鄭伐周在魯伐鄭先為成周起故同書是不然傳記王人殺子朝于楚在去年春若僭翩因初而亂晉欲救周豈踰年而後始城胥靡乎此公侵鄭未必為晉討也愚謂取臣之事亦不經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曰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葉氏曰俘戰獲也前但侵鄭而已安得有俘乎禮無隣國

通夫人之幣且自定以來晉未嘗聘魯魯何幣之報乎番如左傳言獻俘報幣自是二事亦不得並書據後言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與其上二事不

類此蓋欲去季氏懼不克則奔晉假公命以二卿為使先為之約故言先君猶仲遂欲立宣公與叔孫得臣如齊亦二卿魯以二卿並聘唯此兩見爾何以知其假公命以先君為辭則非陽虎之言矣蓋是時國命已在陽虎雖季孟皆為之制虎雖謀季氏而未必知之亦幸其去魯故強為之行而孟懿子猶與之致意也愚按左說非矣葉說亦未詳其必然也

冬城中城

穀梁曰或曰非外民也

辨見成九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公羊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

非禮也

劉氏曰譏二名其意謂二名難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

臣諱君之名子諱親之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
同不諱其嫖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微在言微不
言在言在不言微自仲尼不諱二名况其他乎夫已不
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石氏曰春秋書二名多
也公羊謂之譏二名亦鑿矣陳岳氏曰春秋書二名多
矣聖人何譏焉矧書仲孫何忌非一苟譏之則宜悉譏
之矣獨於是款呂氏曰脫文無疑也而公羊以為譏二
名大抵三傳解經皆據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最
學者大病不可不詳也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曰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

劉氏曰非也執其使

之不加則不見也乃其理然豈為重手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氏曰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
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恐無召人共自伐之理蓋齊欲求衛而衛不從因執行人以伐衛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

至自侵齊

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

致月惡之也

劉氏曰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則文公十三年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晉是也

是時公未至晉而衛侯會公于魯至晉而得其君盟盟而反鄭伯又會公于棐一出而三國附何危致之也夫往月致時此則宣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而外楚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

以危往也夫往月致月此則僖四年正月侵蔡蔡潰遂
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
齊桓為知所侵又曰以伐楚致大伐楚最盛矣何以惡
之也且穀梁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欲言其惡當指
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設空之而
無實驗不可致詰非所以解經也故畧舉三事以彰其

然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曰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於經無所發明

公會晉師于瓦

左氏曰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
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據經在

晉師救與不救不可知也凡諸侯救者春秋必書何獨
救魯而不書乎况元為衛地使晉來救安得至衛而不
手至魯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氏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

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

衛吾温原焉得視諸侯將鞅涉佗按子對衛侯之手及

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

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

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話語之且曰寡人辱

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將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曰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侯闕也遂侵衛

盟鄆澤國蟲牢經不書此傳未詳信否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曰九月帥師侵衛晉故也未詳信否

冬從祀先公

左氏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嘏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劉氏曰非也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而祈三桓聞之也也

公羊曰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穀梁曰貴復正也馮氏曰三傳皆曰順祀意以為復傳

盤庚曰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
於新主入廟之儀或曰說雖善其若無據何曰春秋出
於聖人之心當時羣弟子尚不能問其意義况三傳邪
彼三傳者非傳聞而苟釋之則億度而為之義夫據者
止據傳也傳既多妄而不足據不若以意求聖人之心
為近

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

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俄而鉞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絨不成却反

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
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
趣駕既駕公歔處又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
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案序事與左氏不
同恐姑當從左氏
穀梁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
之謂之盜此訓詁
近之

九年夏得寶玉大弓

左氏曰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劉氏
曰非也向曰竊者失之也今日得者得之也夫得相對
言得所以見失也若器必言得鄭大鼎何以云取乎器

用不專言
得亦明矣

公羊曰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此義近之
而未盡也

穀梁曰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自羞也惡
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夫玉得玉不羞反
以不地為可掩羞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氏曰秋齊侯伐晉夷儀敬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
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

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城先我
登書欽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
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
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
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齊城克城而驕其師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
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糕媚店於衛如左氏言則齊
次書且衛與齊同次未見救齊之功齊敗之後乃致三
邑讞衛必無之理也况齊伐晉與致三邑於衛經所不
見皆不
足據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左氏曰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
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
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詳於
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
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
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

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
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且犧彘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
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
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
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
氏略同此非聖人之事好事者為
之也齊自八年公兩侵齊齊既以國夏伐我西鄙至是
始與我平而為好方陽虎請師以伐我鮑文子諫則齊
且不乘陽虎之亂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彌鞞之言
遷求劫我而幸於倉卒乎左傳以為孔子以公退曰士
兵之穀梁以為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
侯此乃戰國刺客所為孰謂聖人而為是此與太史書

曹沫事相類沫劫齊小白及其侵地學者固知其非實
今又因緣沫事謂孔子反求汶陽之田可乎愚謂經但
言會而傳乃言盟
當以經為正

穀梁曰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
也為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
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
上而盡一等而視國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
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
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
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

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其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謂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

矣 劉氏曰非也近二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亦欽又何危
乎且如穀梁所說夾谷之會聖人相之齊侯震懼歸
地謝過齊則危矣魯何危乎又曰其以地致何也危之
也亦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法耳何說危哉辨

又見左氏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曰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
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燭子潜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

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
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

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
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

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
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此傳

既非本義又以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傳考之亦未可據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公羊曰孔子行乎李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案魯

及齊平又為會故歸所侵三色耳
非孔子行乎季孫而齊歸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圍郕

左氏曰二子及齊師復圍郕使齊師圍郕經當有見况
左氏自言駟赤說侯犯事

齊侯犯請易於齊而齊有司始
觀郕則是時實未嘗圍郕也

十有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曰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不責臣
叛君之

臯而但曰寵向魋故也則
亦失其輕重之權衡矣

冬及鄭平

左氏曰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六年有侵鄭之怒至此
始為平耳未見叛晉之跡
也

十有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郕季孫斯仲孫何季帥師

墮費

左氏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

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

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

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葉氏曰左氏言仲由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然歟非也仲由季氏之隄防也夫

安得墮其主邑而併二都得以治之乎或以為孔子為

政於魯而以命仲由方是時三家猶強孔子雖為魯司

寇未嘗得行其志正使為之亦有道矣何至以家臣謀

其主哉自陽虎叛季氏叔孫氏皆屈家臣故南蒯不得

志於意如則以費叛侯犯不得意於州仇則以邾叛圍

邾墮費二氏自為計而卻去其險爾是以邾師師主州

仇費帥師主斯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蓋懼二

氏之討已而先之夫何有於仲由

此亦尊孔子而反卑之者也

公羊曰曷為帥師墮邾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遺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邾帥師

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堵而城此高氏曰前

邑之事墮邑亂之至也傳以是時孔子為司寇行乎季

孫墮邾墮費為孔子之功是不然大夫不臣諸侯陪臣

不臣大夫工下循習之所致非一日矣苟欲其不叛在

正其本而已矣何城池甲兵之患哉唯叔孫季孫不知

出此故墮邾墮費所以譏也而傳反歸功孔子不思之

甚矣浚南趙氏日經書叔孫州仇帥師墮邾季孫斯仲

孫何忌帥師墮費而繼之曰公圍成州仇與斯果知禮

制必釋兵權矣猶以帥師書則四分公室固自若也家

不藏甲而以師從可乎千乘之君躬擐甲胄而攻之大

旨蓋章章矣傳稱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而史記於

夾谷相禮齊歸侵地之後乃辭使仲由為季氏宰而墮

三都後人惑於使之一字謂若出於夫子之命本欲推

崇聖人道化之盛而不知此事正不足贊聖人也夫子

嘗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吁諸侯之僭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吁諸侯之僭

天子固欲示其強大而不知大夫已效其九大夫之僭

諸侯亦將專其威柄而不知借臣復襲其跡使三家恐有識於先王之制必不自肥其家而弱公室又安有蕭牆之憂表不正則景枉源不澄則流汚侯犯以邠叛不狃以費叛始憂懼而莫知所措邠再圍而不克費共叛而圍及二叛之去乃各舉兵墮之豈真知邑無百雉之城出於王制之舊乎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豈待以兵威使人聽其自為從違哉沐浴之請傳載夫子謂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先儒曰此非孔子之言也是以力不以義也傳猶不可信况敢捨經而任史乎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氏曰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而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

無勇

非本義不錄

冬公至自圍成

穀梁曰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何以致危之也何危

爾邊乎齊也

范氏曰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為耻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陳岳

氏曰凡盟會侵伐出境則書出入必告廟故悉書之苟非出境則不告廟不告則不書成者魯國之邑則非出境局以書之天子不親征叛國諸侯不親伐叛邑公以成強與兵而自圍之是以出入皆告于廟故書之苟曰若他國然則已書成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即氏使師伐晉將濟河

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甄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經言次于垂葭而不言事傳乃言伐晉妄也使實伐晉經不可書齊使衛侯伐晉乎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氏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

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

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

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

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

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

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

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

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
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
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
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
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
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
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

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
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

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劉氏曰傳云范氏中行氏伐趙

叛也范中行逼之耳經何以得言其叛乎春秋原情定
臯固有如此邪葉氏曰晉陽趙邑也董安于請備邯鄲
午鞅畏始禍不從荀寅范吉射黨邯鄲午而伐鞅則始
禍者非鞅不得言三臣使禍鞅非始禍被伐而奔其邑
則經不當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凡左氏之言皆與經
背者及其君之辭也鞅誠被伐而奔其邑晉人何為圍
之乎此蓋晉史為鞅之辭傳不能辨妄載之臧文仲以
防求為後於魯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推鞅以
不勝荀寅范吉射奔其邑以叛要晉而逐二子
故經與魚石入彭城樂盈八曲沃同辭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以字豈有不以之義

晉趙鞅歸于晉

公羊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

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

君命也康侯胡氏曰三子之叛其辜一也鞅以有後故

非與之也以辜晉侯繼夫有辜無政刑耳叛逐人臣之

大惡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衰

狗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

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

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

與無辜以兵諫者真愛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

誅君側惡人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

大失春秋之意矣

穀梁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責其以地反也責其

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

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

君命也石氏曰二傳以為以地正國逐君側之惡人此

後世跋扈之臣得以藉口而興禍亂也聖人之

意豈然哉高氏曰叛者人臣之大惡脫使鞅所以初入

晉陽本拒范中行氏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無君命

十有四年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左氏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

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前行不敢逃刑敢
歸死遂自到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
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座去檣
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越子以
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吾太宰嚭以行成吳
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

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
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

吳平石氏曰不言爵不言師不書戰皆夷狄之畧之也

詐戰之說以賈之愚於莊十年長勺棄丘辨疑或問既
言之矣今考之經書吳子先卒畧不見越所殺傷事跡
而哀元年經亦不書吳入越事皆所不可據者也先儒
謂夫椒之戰為復父讎非報怨春秋以為常事削而不
書夫吳光之死於經既無所見未必為越所傷設使有
之亦無來伐越自取之也聖人必不許吳之報怨而不
書也且王綱不振夷狄相為強弱迭為中
國患聖人安得許吾之伐越而遂不書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氏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鮒小王挑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挑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晉大夫率狄師襲晉事經無所見而牽與洮之會不必為救范中行

氏皆不錄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曰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孰曰膳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

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諸行脤貴復正也

劉氏曰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為榮邪凡人欲書春秋者以有殊功異德欲使後世見也石尚何有而欲書乎是殆不然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

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夢群忌曰
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此雖格言非本義不錄

隤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曰曷為不言所食漫也

范氏曰漫者偏食其身卒不敬也愚討不言所食范

氏近之見於本美矣未必偏食其身也

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此說近之

夏五月辛亥郊

公陽曰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何氏曰還轉也巳卜春三正不

吉復轉卜夏陳岳氏曰苟卜必書如成十五年書五卜郊衰七年書三卜郊之類是也稽其旨上書隤鼠食郊牛而死改卜牛次書五月辛亥郊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曰高寢非正也

此說得之

鄭穿達帥師伐宋

左氏曰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經不言敗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

此蓋左氏見齊

後而意之耳未必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曰奔喪非禮也此說得之

穀梁曰喪急故以奔言之解字義而不解文義

秋七月壬申奴氏卒

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劉氏曰非也安有夫人卒而不書夫人者

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此奴氏要為哀公之母定公之妻哀公

未成君故亦不敢謂其母為夫人耳石氏曰惟其為妾也故其死不薨不謚而葬不小君左氏之說不說

公羊曰奴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

也不稱夫人本妾母之稱爾非以哀為君便得稱夫人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氏曰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雨不克襄事乃無備也失禮而為禮過矣

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此說得之獨乃為公辭少未安耳已見宣八年

此不復錄

辛巳葬定奴

左氏曰葬定奴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劉氏曰非也若奴氏實夫人固當書

夫人奴氏薨已而曰葬定奴不稱小君明不成縱喪以責臣子可見也今日奴氏卒此非夫人也非夫人而書定

奴宣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薨不稱夫人是適足貶小君之尊而不足見臣子之辜也

公羊曰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此非公羊毋以子貴之意非知禮者之言也

三傳辨疑卷第十九

三傳辨疑卷第二十

哀公

元年春臚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臚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

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
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
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
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
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
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
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
一月十二月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
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

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
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
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

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一章純疵相半如起語云該郊
之變而道之也固已不然又六月
始庀牲雖有變而不道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萬無事
理也又如夏之始可以承春秋之末不可承春等語皆
不切之辭又如全曰牲傷曰牛等語亦不可據獨三卜
郊禮也四卜非禮也與三年卜郊之說疑其有所傳受

故附於成之年本義云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曰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
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據經無魯師本衛侯而非孔圍
足信也杜氏謂魯師不書非公命也
鮮虞狄師賤故不書并附會之辭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
鄆東田及沂西田

穀梁曰取鄆東田鄆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

案鄆東沂西田者指邾田之在鄆東沂西者爾非謂鄆
西沂東更有邾田而魯取之未盡也且穀梁不責魯取

邾田之舉而猶
云取之未盡乎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師氏曰非
也三子以之

中季孫為強豈有同伐而季孫獨不得田邾議者以季
孫推二子而不取是又不然蓋季孫無意於取田則不
與之同伐矣但二子要邾而盟
之季孫不與故因書其實耳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劉氏
曰何

休曰據弗克納而言納于邾妻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
言于邾妻耳此但入戚未得入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
父不得有子乎凡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豈不誠道乎
然於此經則害於義故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
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

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氏曰

不達此義江熙曰若靈公廢削贖立輒則削贖不復稱

曩曰世子也稱削贖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牙

昏之喻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

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

葉氏曰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為太子以君命郢

辭曰亡人之子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安得謂受命於

王父乎康侯胡氏曰輒雖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

安得云受之王父辭曰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焉

衛君乎子貢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

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必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

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

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

曰若以為父有辜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

在我焉得為君以無辜則國乃世子所有也天下豈

有無父之國哉而使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

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

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師氏

曰於此復稱世子明其曾復而輒不可拒之明矣而穀

梁以寫禮教之大經也聖人則以父不父子為言

子之道禮教之大經也聖人則以父不父子為言

而責子之意常重責父之義常輕故削贖在靈公之世

可以廢之而在輒之世不可以拒書曰納于戚而輒拒

父之惡不言自著矣愚謂設使靈公已廢削贖輒猶當

返國於其父此亦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國於其兄之

意也况輒處父子之間乎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氏曰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

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
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
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
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逐人臣隸圉免志
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益以戮相棺三寸不設
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

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
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

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
之死不在寇繫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
之御對曰疔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
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
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
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
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鏃旗太子救

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
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
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龙稅焉趙氏得而獻
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
之戰以從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
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
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
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蔽於下我右之上也郵
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

鞞皆絕素經言鄭罕達帥師則是用大衆也而左氏以爲送齊人之粟使賈送粟不應用大衆也以經也考傳之偽謂此類也餘非本義不錄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帥師畢入衆知之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葉

曰經書遷州來在殺公子駟之上則駟之死未必以謝吳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氏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居臣父子之道至此極矣而左氏於經全無所發亦可見其不知義也

公羊曰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劉氏曰公羊以辨之者矣葉氏曰蒯聵始以南子召來朝聞來人之歌而醜之其歸必有正南子愧焉故欲加之臯誣以殺已爾戲陽速附之者也公羊乃以輒為受命於靈公而為不以此父命辭王父命之說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邽為

天子以為君命即辭曰亡人之子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安得為受命於王父乎愚謂使果受命於王父至此亦當如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伯夷也况慶父之子之間乎此義曉然而公羊味之何足與議春秋哉高氏曰先儒乃以輒之拒父為尊祖以齊衛圍戚為伯討嗚呼起後世亂人倫賊父子之外以待父之祭耳父子之恩未絕也疑似之跡奔逃于外以見蒯聵出奔而遂以其父為輒為蒯聵之子豈不知之以見蒯聵出奔而遂以其父為輒人則輒之為人子已不免乎臯矣况又據國以拒其父乎以己之大夫會外之大夫帥師以圍其父則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絕矣

穀梁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

於衛者子不有父也穀梁知子不可以圍父而許子可以拒父失其本心矣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危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內外以俊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

公宮

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

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

也劉氏曰非也古之人豈無所省文哉亦不若是而省之耳且必若云襄公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書哉石

氏曰公羊非也

穀梁曰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穀梁云祖有尊卑由

我言之則一也固也然桓公者僖公祖也亦豈無尊卑乎此亦公羊敵也之意當以本義高氏為正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氏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公孫

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失門之衆莫敢進文
之錯楷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
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石氏曰史遷盜以爲賊利是以左氏謂爲大夫公孫翩
者似非愚謂公孫翩爲大夫而弑其君而聖人改曰盜
且不書其名則是蔽弑逆之
賊也何以爲春秋餘見或問

公羊曰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
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設使賤而稱盜亦非
爲臯人而稱盜也

穀梁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
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其大夫謂之盜非所

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道劉氏
曰非

也盜即微者耳辟稱人故云盜也即不以上下道道曷
爲稱弑乎愚案范氏解公羊內其君而外弑之語指襄
七年鄭伯髡頑之事當之謂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
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
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標是不以弑道
道也其說非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標是紀
實事也非不使夷狄之民加
于中國之君也愚既辨之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公羊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

子曰辟伯晉爲京師楚也此意近似而語未瑩若
據何氏說則全不可通

六月辛丑亳社災

公羊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捨之捨其上而祭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

也 華老孫氏曰公羊以亳為蒲遂致誤也

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

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此說近之

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曰夏趙鞅伐衛范氏故也遂圍中牟范氏故圍中牟俱未詳信

否

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局為以閏數

喪數略也春秋閏月適無事耳非閏即不書也

穀梁曰不正其閏也劉氏曰非也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為事

以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天

左氏曰春晉伐鮮虞天治范氏之亂也杜氏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未

詳信

否

吳伐陳

左氏曰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師于城父楚見陳
不經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閻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

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福禍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夫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

率常可矣

且業吳伐陳在夏楚子卒在秋非救陳而卒也

信也其引孔子曰无妄矣楚子一不移疾於屋臣一不

越望而祭孔子即許之以大道無往而不為大道也且

楚子知祭之不可借越而不知王之不可借稱所謂不

三年喪而認麻之祭者也豈知類哉蓋左氏楚人於楚

之事必誇而大之又引孔子曰以文之而

不知其不可取信於人也其引書亦無理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公羊曰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

辭言之何為護也此其為護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

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

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

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子乘之主將廢正而

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

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

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

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

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

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色

然而駭聞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
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

弑舍劉氏曰公羊曰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護也非也如公羊說陽
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護也非也如公羊說陽
 生本正與商人相弑而弑之所以護之雖商人相弑則同
 何故陽生商人弑而弑之所以護之雖商人相弑則同
 愈偽也何休以為不與陽生弑者護成于乞然則是公
 子比之類也公子比脅於棄疾宜效死勿聽故生弑君
 陽生亦宜效死忽聽者也亦當生弑君公子比首惡陽
 生不蒙首惡何哉愚案公羊叙陳乞立舍事與左氏異
 始從左氏者以左氏嘗見
 國史且其言粗近人情也

穀梁曰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
 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
 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

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
 何也取國于荼也劉氏曰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
於先君廢陽生為非義自可聽天子伯生治之耳今至
躬弑其君春秋猶詭其辜以與陳乞何哉且令陳乞無
預陽生之事春秋又將強委一卿以弑君
之辜乎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荼可知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曰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存耕趙氏曰鄭雖叛
晉非宋所得討愚謂

宋報定十五年
罕達之役耳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

妻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

惡諱也

劉氏曰非也又邾婁使若他人猶有不諱以邾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為不言其獲內

大惡諱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為大惡可知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吾既言之矣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

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

外魯之辭焉

趙氏曰來者至內之辭何外之有如杞伯姬來豈亦是外魯乎蘇氏曰在外日以歸

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陳岳氏曰凡書伐與入異聲入邦曷謂內書入不其地曰入斯上書公伐邦下書己酉獲其君弗有其地及滅國而以其國君歸則曰以斯亦

通內外之辭也文陳而復如韓之戰獲晉侯是也弗他如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是也滅國如晉滅赤狄以潞子嬰兒歸是也曷為不言獲為內諱與曷謂以者不以欽斯上書伐下書入無異旨所異者唯不曰歸而曰來而已然於諸侯則曰歸於魯則曰來如奔於諸侯曰出奔於魯曰來奔杜得其旨公穀皆短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

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

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

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

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

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
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卯八年
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
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同城彊以歸殺之
案經書入而傳言
滅也餘見或問

公羊曰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
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

也劉氏曰非也當此之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
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失
一公之惡苟諱將無一事可書矣甚哉其繆也

吳伐我

左氏曰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

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
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
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
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
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
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陰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徵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

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

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趙氏曰若實為城下盟則魯懼之甚何得不便歸邾子而待齊重請與吳共伐乃歸之乎經既不書盟故不取也愚謂據左氏說乃吳子畏微虎之勇自欲行成豈能使魯與之為城下盟乎餘非本義不錄

夏齊人取讎及闡

左氏曰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闔案經書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及聞繼書歸邾子益于邾又書齊人歸謹及闔屬辭比事大義昭然左氏乃以康子妻妹之事當之此與桓公侵蔡為蔡姬蕩舟之事相類常以經為正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

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案魯入邾傳邾君故齊伐魯而取二邑經不言伐者責齊者輕而責

魯者重也公羊見齊取邑不書伐遂諸以邑賂齊使賂齊也魯何以復歸邾子齊何以復歸二邑也

歸邾子益于邾

左氏曰齊侯使如吳請吳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葉前

年以季姬之故而伐我矣今欲歸邾子再伐可也何待於請矣師吳前取我三邑獲三臣而不能歸邾子今我巧以懼齊請師而歸之亦非其情

穀梁曰益之名失國也

此說近之而未及大義

齊人歸謹及闔

左氏曰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齊涖盟齊閻丘來涖盟

旦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闔季姬嬖故

也案氏曰陽生娶於季氏非內女不書則有之矣而齊以季姬故來伐我及我與齊平則不得不見經也而

皆不書且季魴侯之罪使公治之而齊罷婚可也公何罪而受伐焉男女之別人倫之大也誠以有罪來討亦

安可以賂而復合又從而嬖之非人情也若曰以執和子而取邑釋和子而歸邑則春秋之世所應有者

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氏曰鄭武子贖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

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

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趙氏曰凡恚俘之曰取某師左氏曰覆而取之曰敗某師

案取者得之之稱若但敗之何名為取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以易訓取非也其曰

詐近之

穀梁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辨見公羊

夏楚人伐陳

左氏曰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未詳信否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曰九年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

樓臺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十年春邾

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未詳信否

公會吳伐齊

左氏曰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公會吳于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卽葉氏曰邾子邾

書社預以為兵并屬於吳不列於諸侯尤非是且是時

邾隱公方奔在齊豈能從吳及伐齊乎其妾尤可見則

此叙齊吳事皆不足據愚謂以八年歸邾子于邾觀之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氏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

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華老孫

氏於此記陽生之卒以為齊人弒之然經所書乃正卒

耳不知左氏何益知之此當據經葉氏曰經所書齊侯陽

生卒又書葬齊悼公而傳言弒妾與鄭伯鬃頑同杜預

以馬以疾赴吾國言之也且弒君之惡亦大矣自非亂

臣賊子欲篡而奪其國則必強曰赴于吳師而已未見

其電今陽生左氏不言其故直曰赴于吳師而已未見

陽生取弒於齊者也其赴乎吳以為同好邪則兵方交

非以好也將畏吳而求說邪既能敗之何懼而遽弒君

乎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以為恤其災而哀之邪則

宜不伐喪而返也則何為而哭乎既無當於人情則陽

生固未嘗弒也姑以為從赴吉則非春秋之法黃氏曰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曰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

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

哭無此理也凡經傳

不日合者但當信經

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經不書取二邑

吳救陳

左氏曰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二君不務德而乃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

務德而安民乃還

劉氏曰延州來季子也推檢此年季子僅百歲矣以彼之清高不污寧貪

將亂國之兵者却似異時事傳附著為說耳

十有一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

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曰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三

賜之甲劔鼓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

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

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

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衆

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

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剝殄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
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餼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擯擯可
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非本
義不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曰衛人立遺使室孔媯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
城組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
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鄭葬於少禘初

晉悼公子勲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
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
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
胡盭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
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
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非本義
不錄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此說不明
穀梁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此說亦不明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氏曰夏五月昭公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

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

弔適季氏季氏不纜放經而拜案不稱夫人以其稱孟

言葬小君者既見於孟子卒矣義不繫於葬也非不反哭也自孔子與弔以下非本義不錄

穀梁曰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

取同姓也劉氏曰非也孟子者孟姬而曰孟子則是諱同姓矣不曰夫人豈諱同姓乎愚謂亦因既

稱孟子不稱夫人耳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

左氏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

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

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

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

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郕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

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

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籛以相辭也今吳不

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

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

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寧寧語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趙氏曰案上文公自會于橐臯不言與宋衛侯三國敢拒之手故知此傳繆甚矣

冬十有二月冬螽

左氏曰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朴鄉呂氏曰觀

螽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然則何以書紀災也存耕趙氏曰兩年之中書螽者三是不可專謂之歷妄也愚謂左氏欲成己意妄引孔子之言以實之使人信已而已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左氏曰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宗師于岳獲成謹却延以六邑為虛

宋鄭未接戰勝負未分子賡一徇桓魋即逃恐無是理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返也

穀梁曰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辨並見九年
宋取鄭師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氏曰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

子越子伐吳為二遂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

子有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

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

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

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

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敗王子友王孫彌庸詳於姚丁

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

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

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

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

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主以下

朝聘玉帛不同故敵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

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
爲伯矣敬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
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
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
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隼連
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
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
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語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

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
佩玉綵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對曰梁則無矣麇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
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語曰可勝也
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案經無單平公所傳有之經書會而傳書盟此

其不足據之大端也左氏以爲吳先晉人外傳以爲晉先吳人是其所自書亦不得其實悉當以經爲正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
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
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

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稱業吳

而春秋書子者魯史之辭也且春秋書吳子非獨此也如吳子卒使札之類是已今公羊以吳稱子爲吳主會是就子字生義而意之耳非有所考也且經先書晉侯以吳子則足晉與吳兩下爲會而已公羊乃言吳主魯既已誤矣既而見晉序吳上而又以不與夷狄主中國言之却是魯史本書吳子及晉侯而孔子易晉侯於吳子之上也豈理也哉經之言及黎氏所謂以內及外以中國及夷狄之辭亦非會兩伯之辭也而公羊又就及字生義以爲會兩伯之辭皆不然者且公羊既曰不與夷狄主中國矣而又曰重吳及其釋重吳之義乃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矣黃池之會魯晉吳三國而已天下諸侯安在哉其說之終與倍一年齊宋江

黃盟于
買相類
穀梁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

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

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

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

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

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

言冠而欲冠也稱素穀梁以吳進而稱子既而又曰王尊

疾者也且春秋書吳子者魯書之也吳之稱王固自若

也春秋書吳子多矣豈盡吳子辭尊居卑之稱乎其曰

請冠端而襲與藉于成周以尊天王皆無藉之論至其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委曲細密似是非索言之則不可勝言非講學辨論
者不能及也故關焉以俟知者亦將有起予者乎云爾
葉氏曰獲麟之義深矣不必辭為之大蓋實狩也左氏
固言之矣春秋賦隱之義三傳皆不能言孟子謂詩亡
然後春秋作故斷自隱公始也何休蓋公羊之說誤之
以爲祖
自然其說反惑於世之論蓋公羊之說誤之而以爲祖
之所達聞夫子祖述堯舜文武剛善本於唐虞而論
易上及伏羲神農黃帝之事今立大法以遺天下後世
而區區私其一家之傳不亦狹且陋哉且祖之行達聞
以孔子達事而獲傳之以常情論不過得百餘年事而
已安能上及哉以爲曾高之遠聞非孔子所達事則等
爲不親傳又何擇於曾高乎其言之淺俚不待攻而破
也

穀梁曰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待也非狩而曰狩大獲
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

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劉氏曰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
之理也何說乎即以言其有爲使不得言其有記事
不常有也故守一而廢百謂之章句之儒去道遠矣陵
氏曰公穀以經不言狩人名故有
來薪引取之說不知舉狩獲之義

三傳辨疑卷第二十終

圖書

上海圖書館藏

程子